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

程墨觀略內摘錄

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爲招。故卑污者既有低膝墨裁之醜。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粗疎破碎傲之。先生謂此一家厥罪雜均。蓋總不講義理而但講妝束。其無當於題則一也。故先生雅不喜講變風氣三字。謂自周秦漢以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於人之變之。惟文字所載之道。則天地虧沉此理不滅。雖風氣極變時。必賴學者爲之救正。孟子所謂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爲斷。不講風氣。不講妝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薄平正也。第膚淺板腐之死法。浮夸軟俗之惡聲。自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闕之甚力。惟恐人墮入魔道鬼趣。斯獨有苦心耳。凡例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一

餘編

文之高下。不當以格法爲定論。

論文無死法。只看義理切當否耳。

文之貴賤。只在看書書理切一等。文貴一等。

變幻文章。須看他針線不走處。

居隨義起。似奇反正。此於理有真得。方能自立門戶。非世間齷齪

變法所能影射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真。曰實。曰醇。不真。則雖有如無。真而不實。則淺薄無味。真實而未醇。則養之未深。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優柔

厭飲之神。

節次既極安詳。詞旨又復融洽。此種文致。書家之漏痕。畫家之澹

鬱。曲家之裏字裏音。琴家之半甲半肉。詩家之不病聲律也。揣

摩者撫榻而不可得。乃變爲甜俗。真末代兒孫矣。

韻伯龍文云陸雲岩看其一渡一提一結純是古文化境後來

學者便成套語所以學成套語者徒求之句調而不知其有氣骨也然又須知氣骨尚未是盡處緣作者精神止到得氣骨上住故文極蒼古而意理疎薄後來之一折而爲浮套亦其勢然也故論氣骨者又當求之意理

近來講古文以唐宋爲歸再上至西漢而止若周秦手法與心口隔闕自然運用不來矣

施閻章文云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

重爲難然所謂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也奇正濃淡止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者縕褐裘烏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學之紈褲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爲貴重而流於穢怪乙未以

呂子誥語卷七

臣異

餘編

後以講章爲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爲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於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真輕賤也看此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鸞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相高耳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

極雕績文字所言精警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概以詞重置之使枵腹空拳之徒反譏訶爲文弊而不自知其弊之又出詞重下凡幾等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體髀臆理皆以神遇諒然已解如士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可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是積學精思溶澁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爲而撓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聲口詞句求

之其軟者流爲熟爛硬者流爲俗賴皆自以爲鍊而不知其入於魔道也。作家之鍊純是筋骨故但見其高雅出羣。

今人最不解鍊字。但團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爲鍊。不知其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模稜倒角也。

鍊之一字。人都不解。輒以詞句之軟混者當之。不知鍊之爲言。卽書家之藏鋒。正取其鋒之中正精銳。非去其鋒也。不用努筋出骨。却渾身都是筋骨。此之謂鍊。

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插爲高。在上爲侵陵。在下爲添繞。故不爲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爭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爲得法。則愈趨愈下矣。

文以高簡勝者。筆不竭鋒。墨不盡汁。而牢籠造化於尺幅之中。畫

呂子詩語卷七

程墨

三

徐編

家之逸品也。時人以枯窘當之。猶俗工作雲林法。謂之畫事。則可謂之雲林。則非。

近人苦無實際本事。故喜言虛神閑趣。專以挑弄語氣爲能。不知無實際本事。則虛實皆失。有則虛實皆得。故欲講虛實。先講精切。先輩所爭。切一分。便是妙一分。便是真本事。此外更別無奇。無時人閑套頭。亦不涉老教書講章語意。理所至。情詞自備。斯爲大雅之音。

目前事理。却異樣出色。不是另有議論稀奇。所爭思路入細。不入細耳。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蘊畜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以緩得峻。子固學永叔。却純用其緩。凡得氣脈於古。則其手腕健利有力。舉題中所有。皆成輕便。故出

落高而轉運快。人視爲若不經意而得者。皆其力大處也。

唐德宣

文

云云評明快老橫。是所長也。儘多空疎。則於理欠精確。文人每坐此病。庸流讀之。反棄其明快老橫。而寶其空疎。以爲法。以此歸咎作者。所謂秦人燔書而追罪燧人氏也。

有機神。有局度。有骨有肉。迺練高融。此當行作家文字也。然理不細實。便使數者皆減。却聲價不可不知。

題面堂皇。選者多取浮詞俗調充之。大要是叫街喝好語耳。晏元獻譏李慶富貴曲詩。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云是乞兒相。看人富貴者。非富貴語也。又窮人強作富貴詩云。脛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聞者絕倒。時作正玳瑁。琉璃眼耳。何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真富貴氣象乎。

呂子許語卷七

字畢

四

餘編

名手舉一切堆棗醲醖之物。與一切方幅濶綽之態。盡洗而空之。而理體未嘗不厚。氣局未嘗不大。風采未嘗不高華。然則文章得失。所爭不在腔調間。亦明矣。

空快文。每忌輕佻淺薄。而作家橫衝直突。所向無前。但見其光昌老鍊。其空快有本也。

挑逗描摹。時論之所謂有法有韻也。然於題之實處避却。如水上毬。以不沾帶爲妙。亦時之所謂法與韻耳。此說自萬曆來。卽有之。亦以爲先輩中一種。故尤難辨。

能於題之神氣。瞪目久注。忽然提筆疾追其所見。窮幽歷險。只在一眨眼無所不到。少鬆一步。卽迷茫不可得。此種文境。須具解衣浴毒龍湫中手段。方有此本分逍遙。

評家謂語語著實。是大難事。看來著實未是難。著實而當理。當理

而自有發明斯爲難耳。要知不當理無發明亦承當著實二字不起。

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魔然有從極高來者有從極低來者低者出於學究講章高者出於佛氏語錄低之魔人易知高之魔文人老學毋浸淫惑溺而不知其爲魔究與講章之爛惡同也。凡文字過高者當首辨而滌除之。

如貧而無詔章題概爲空悟話頭似乎靈妙大類村比丘說佛法越神通越鄙俚耳刻繕名理耐人苦索處忽然一句半句通箇消息令人言下超然此却不是弄舌尖狡獪可得。

化題之吟哇人文之爐竈所謂鎔成汁瀉成錠使俗子守之永飛鼎敗矣。

呂子評語卷七

在異

五

餘編

隨題陶鑄乍散乍整以還題之實理散以發題之虛神而得力尤在散筆句句立身題外古人畫龍必於支股斷處烘染烟雲爲不測烟雲奇則鱗甲更奇矣。○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甚容易爲甚千古詩人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踪跡也見地高胸次灑落下筆自有箇迴絕處若只於前評用工夫不曉得向上一節也是枉然。

思之尖能深入人曲折所不到處使其中更有一層留餘便不見其深筆之超又能高出人識想所不著處使其上更有一點芥蒂便不見其高兩者缺一則深者晦而高者滑矣此種文真可爲浮淺膩鈍人却病上藥。

凡題多穠膩軟熟之調者得高峭雋逸最難今人卽講古也只在

唐宋以下不能問之秦漢前故其筆力愈蔓穢也。

文字首辨雅俗讀其文夷猶瀟灑如置太白於殿廷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致自在此之謂真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謬格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卽不可以言文○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於理體者墨裁之俗如乞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語油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俗之出於文氣者也至未嘗講究義理而妄論書旨是非未嘗稍習古人行文之法而侈談先輩法度止靠講章一本自以爲學問盡於此此俗之出於理體者也然文氣之俗不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稍有志識卽能變改若理體之俗則其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更牢不可破此一種俗人猶難識辨故自以講章爲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首辨也。

呂子詩語卷七

程墨

六

餘編

無時文蒙氣無講章腐氣清淺中自饒雋姿名理此爲真色當行強加巴攬差排便俗態百出矣。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秀潤工緻中來故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玩之有不盡之意卽文家所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淡也。

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秀嫩此是作家純熟脫化時自有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於形模求也近人輒以夸大之語重滯之調粗俗之論充之此乞兒贊富貴非當身富貴者也骨氣之賤至此爲極看先輩文止是本色風流自然高朗秀逸是爲真貴然則骨氣賤者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急求必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氣骨亦轉矣。

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煞了時俗格式。小講點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用虛籠數語爲小講。而後入題。此爲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冒全題。不承上文。還可點清。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畫斷。無此文氣。所謂頭上安頭。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竄無法之法。議最古有法之法。不更謬乎。

古人雖極變化中。題界未有不清者。不清則無法矣。

唐德亮參于章又云云。一貫有一貫正義。忠恕有忠恕正義。兩下各自著實。而關會處了然。此是先輩最高本事。固不用偷腔換氣。亦無暇掉弄閒幌子也。自論文者鄙依註說理爲學究氣。訓詁氣。以不著色。相不落言詮爲高。於是學者日與理遠。凡遇

呂子詩語卷七

程墨

七

餘編

理題。必避正面而尋旁枝異徑。如此章。但取授受公案。與言語同異機鋒。所謂一貫忠恕。則概置不講。非不講也。向來厭棄若冤。不知其說云何。雖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強爲之講。則又不得不出於學究訓詁膚鄙之塗。以爲遵註。嗚呼。豈復有書理註義哉。此文亦犯前病。然其文特高。有客論近來滑調空行之弊。實始於唐君。曰不然。唐之空滑。猶本於古文。後來之空滑。本於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實理耳。若講章一派。則惟有爛惡而已矣。正如吏部論出身。一爲科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固迥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者。卽知其非。其以古文爲空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架。必借佛經語錄之套。以自名高老。以爲古人之旁通橫溢。無所不妙。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溺職削籍。

則一而已矣。此一弊每足以誤高明。故特爲拈出。

劉鑿文云云。卑庸之文。不足深辨。稍有才識。讀古者皆能心知其非。但牽於揣摩之說。不卽棄置耳。若此種文。其見地與手筆頗高。非卑庸之所敢望也。故有才識讀古者。易惑之。不知雖有高下之別。而其爲魔而不當理均也。故特舉以爲辨。○魔解始於正嘉之後。若魔調則自萬曆中始。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於講章小說。湯睡菴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是也。至啟禎之間。又有以莊列史漢大家古文。而運用佛經語錄。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此文乃其流裔也。真學古者於此更當高著眼孔。

先民精於理學。每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悖程朱。又不如墨守之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八

餘編

爲愈。近時名爲遵註。實不明註義。但聲喚幾箇註中字樣。便自以爲得法作家。此不特爲邪說所鄙笑。并訓詁老學究亦慨訕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羣枵胸捷舌之徒。豈能出二氏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畏當何如也。**陸燦子便漆雕章文**云云。其見處煞高。然有過高到那邊處。反見粗疎。也是得會點分數多。得漆雕開分數少。學者不見此等文字。眼孔低。境界淺。終久沒智力。正不得以粗疎失之。文無他奇。止要見得分明。則一切蒙籠纏繞。皆用不著。其文必潔淨。潔淨則轉折出落。皆自由自在。故便利。便利則發必中的。而所擇愈簡。而愈精。斯爲老到。老到則高矣。

朱子云云。此文迴絕衆人處。不在解題確。不在局法古。不在機神敏快。只是說道理到十分平實。是十分高妙。

彼在解題局法機神講究者真淺之乎言文也此非精於經學
理學固不能窺其藩籬亦信不及他好處

老手作文無他奇隨他糞求入時只是骨性不改耳看其受貼處
自有空盤排界之氣

文之瓌璋踴厲不可一世者難其肖像處使鬚眉生動耳若不著
題目痛痒者雖奇麗吾無取也

文章稱情得體處卽是正大莊嚴作家高人在此諺所謂有理不
賄聲高也

奇秀在濶遠中來濶遠又在超脫中來令人久讀而意境常新此
所謂自然靈氣

凡爲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薄其不能大也
按之有骨咀之有味又何歎乎大言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九

餘編

康體謙云云端謹密栗北宗之長技也脫灑變幻南宗之長

技也今南方皆趨平熟如此奇肆之作乃得之秦中朱子譏老
莊家精微盡爲釋氏所竊却去做他經教之屬譬之巨室子弟

珍寶爲人盜盡却去收拾他家破釜破甕正復相類也

如早朝應制請詩取冠冕臺閣亦未爲不佳也須切題著色語
語典雅自見風神後來徒以乞僧喝采之鄙聲亦自附於冠冕

臺閣則又當頌寬矣

古文中能縮大爲小第一算公穀以短節促拍爲排蕩縹渺之勢
令人讀之不覺其短促此公穀之妙也今人以刻仄尖纖爲公

穀失之遠矣

鄭梁云云仇滄柱鄭子學本程朱詩宗晉魏作古文以方正學

王文成爲法獨於八股自謂不必用心憶鄭子以無意成文而

我以有意質之理學之人。必能虛受。諒不予憾也。而有德者必有言。若更用力於詩古文。則言中工夫。又加詳矣。八股不過體格異耳。道理文法。豈有異乎。言爲心聲。書爲心畫。古人於嘖笑舉止。足以窺人底裏。况經營成章之言乎。厭薄語言文字。無如王伯安。然伯安所作八股。理法亦未嘗不謹嚴也。程子寫字甚敬。云卽此是學。故謂八股不必作。則可謂八股不必用心。卽此語便不是學。則其所爲程朱晉魏方王者皆屬可議矣。此雖一時應付之語。然學者不可爲訓。

文章虛妙處。皆生於實。彼不能實者。不能虛也。

以實爲虛。而筆情高妙。令人摸頭不著。如雨中觀龍挂。蜿蜒分明。却不見其出沒起滅所在。此種變化。不向漆園家裏過來。亦無從擬議。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十

餘編

持正稱韓文。凌紙怪發。鯨鏗春麗。然而栗密窈渺。章妥句適。文具此氣象。甚難。要不可不存斯意。鈍根穢業。妄思坐致榮膺。宋人詩云。從來剽竊爲場屋。直是無由識古書。屈指罕能官顯達。到頭剩得腹空虛。真堪愧悔死矣。

舊人行文。大約前以輕淺引入。其力量俱留在中後。令人愈入愈驚。其難盡。今人所有在起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是游演了。即便說了。又說。或另生枝節。皆不識養局法也。

凡於邊縫花草間牽纏見長。定於正面脫略。縱極奇快。也只是空疎沒力量文字。題中實義。止苦發泄不盡。何暇作交互繚戾閑文耶。

文所貴者。爽氣朝來。玲瓏窻戶。無纖塵之翳。外間合香糊糊。不痛不癢。美其名曰渾融。不露我道。是不曾明白說不出耳。

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教書氣有市井氣
時下最是市井氣多其典型則村教書而已惟學者氣絕少

胸無意義視題便有多寡虛實之迹磊墜綳布力已盡於支配安
得更有佳勝哉作家隊伍精工只是理足自有天然之巧

說理的確難矣的確而出之以超逸灑脫流動則尤難到此方是
自得故凡自以為的確而驅而納之村學鄙說之中而不知出
者其所為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纏綿兜裹之在畫家謂之氣韻
診脈謂之胃氣地理謂之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為文情此
不可以迹象求者

文字到真腔的板無處著一分花假偷換若不從經學理學實講
究一番來也無處討他消息正如禪家語句雲門曹洞外間看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十一

餘編

來尋常作家間之下拜

文以靜氣為至貴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氣者當之不知靜
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矜卓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
弱反也從此推之可以得靜之真

文字到賭真實本事便無絲毫躲閃那移處不但隔壁寬皮近池
不得便依經傍母是副身不是正身也都近他不得其餘論
局論出落論氣體論機神皆不消論得蓋理真實則無所不備

矣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閒靜曰韶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
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實未會知此數者是如何
而漫以含糊軟熟不著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彼固自
有主名也其名雜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為混曰只講調頭

不論義理。

時文亦有製局如法。氣度清閑者可。惜不會向題目裏面認真。道得一句。便恁休去耳。嘗語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整汝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沒理會。

評家謂絢爛之極。乃爲平淡清真之至。乃爲波瀾含蓄不露。乃爲局度最善論文矣。顧在今日。先須辨雅俗。不則打油活套。膚衍麻糊。皆可冒附矣。

目空四海。方能開人間未開之境。要其落筆都在空際四旁。故文之不能爲奇。大概犯粘皮帶骨之病。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脩飾之所及也。

取徑於幽仄之區。游神於次寥之表。不無過處。然不得與塵土輩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十三
餘編

比較短長。

有脫然處。有的然處。有恍然渺然處。文之境界乃逸。

駿偉之言。其間每不無粗處。要之洪濤中無所不浮。只是脉正氣盛。不礙巨觀耳。

欲破俗士膠粘沉痾之疾。須得雄奇橫肆手段。陳白沙所謂附子大黃天下藥。此處却正用得著也。若更以精醇出之。其妙當復如何。請大家參此一轉。

文章能事要在實地耳。虛神所以助勢而出奇。然無實地。則虛神亦無所附。

世所稱端凝閎達。只在詞調上煉成吾所喜者。其理正而氣靜。自然端凝閎達耳。

時下文字。局法非不安詳。機調非不圓利。神韻非不渾融。然只欠

一切字故乍讀之甚佳細按之多不著實是以先輩文字本領只在意理若單講局法機調神韻而不講意理便成假合。

切題在意義不在字樣意義確切則字樣露與不露俱佳今不講意義而止論字樣則主分貼者不過以吹噓了事主渾發者不過以含糊混過使作文者顛倒於選家無定之說曾何當於題理乎。

遒麗中筋節挺露此之謂華秀華秀在骨不在肉也若不論骨法則市井癡肥漢皆可作虎頭燕頰觀矣。

先輩論文貴平實平非庸也而况可以俗當之乎實非肥也而况可以醜當之乎按脉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平實之正則耳。

文之峭崛者必少雄浩之概其疎濶者又必無堅鍊之音此唐以呂子評語卷七

雜畧

三

餘編

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艾千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所不會夢見也然有平實之拙樸有渾浩之拙樸有幽峭之拙樸。

喬里觀既庶矣或文云云氣局甚冠冕宏正按之却不耐咀

嚼以其詞多義少也如何是義多於詞只是意切此文亦無題外溢語如何不切吾所謂切者非門面貼合之謂如富之必從庶講出教之必從富講出庶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難富亦易富富難教亦易教富庶合如何教富合如何此中甚有精理能洗發便是意切只浮面鋪陳縱極貼合與題中精理膜隔不可謂之切也。

今日人品文品其病都欠一恥字就時文言之且不識經學理學爲何語且不識周秦漢唐宋爲何書而居然講義論文牧猪奴

賣菜傭皆可稱名宿矣。至活套之調熟爛之詞爭填鬪抄。若以不雷同爲恨。互相稱歎。至下極汚。久而不厭。昔者套用別題文句。亦必稍更變而出之。今則公然對題通篇直書。且刻且行。恬不爲恥。皆可怪可歎。嗚呼。行文有恥。亦可謂士矣。

欲學古人。勿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先開膽力。膽力何由開。只是看得道理明白。坦然無疑。橫衝直撞。無所不可。隨地觸發議論。不論金銀銅錫。都可開點寶丹。則膽力足而氣沛然矣。但區區衲補幾句古文。麻布夾紵絲。死口取活氣。何處討此景象來。

劉須溪謂唐人文字皆界定格段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此亦文中關捩子也。

古人謂子由文界畫定做却不好。子瞻不界畫一滾說去却好。悟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十四

餘編

此關捩提筆直書。屈橫注海。純以一片神行。真有篇如股股如句之奇。

作家反正淺深開合之法。亦與世無殊。只是世間所講實義。都是假竊名貌。最上不過尋得伴當副車。惟真作家擒拿盡是正身耳。此間相去却甚遠。

凡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皆肉勝之害也。若理真。則但覺其詞之高貴。氣雅。則但覺其語之端凝。肉卽是骨。又何骨肉之可分乎。

文章雋永之妙。止在言中。而言外之味。翫之不盡。亦無他奇。只是曲折影托處。令我所欲言者。隱躍透露。四而盡出耳。須知此是說意。理不是說文法。

凡說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文未嘗不端練。按之皆膚套矣。

自首訖尾。如題挨講而肢節斷續。一氣溶化。天矯蜿蜒。不可尋其
段界。此種神境。須火候到此自會。不易臨仿。然須時存此氣象
於胸中。雖凡胎亦能超詣。若錮於村講章之派。拘於假先輩之
形。視此種如仇敵。如天神。不敢稍近。則曠劫墮落矣。

或謂兩截題總提起。非古法。曰。古有何法。法何必古。只在當理耳。
先總提。下面側分。亦有何害。但中後總做。則不如截做爲得。蓋
總做未免說了又說。多叠床合掌之病耳。若總做而不犯此病。
又何害。

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題。論格則截做正也。分做亦正之次也。
分對之中。仍不失輕重賓主與上下聯貫一氣之法。又其巧也。
而下語用意皆有精義。不作寬套大帽頭。則又在論格之上。

凡小講下卽直點全題者。必欲自出議論。不便循題中次第而然。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五

餘編

若旣隨題挨講矣。則斷無直點在前之法。蓋後面挨講諸比。卽
是此一句。若點在前。則後皆複剩矣。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承當。爲其不可以貌爲也。於體格法度不
細密。則雖高亦爲疎脫。若過於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爲
枯澀。著意於光華。則又失之膚。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深古
學。又精於時文之法。淘洗錘鍊。皮毛落盡。乃見真相耳。

極散題偏做得極方。多寡無痕。輕重悉敵。若此題非此格不可者。
此局法生於意理也。方在意理不在局法。方在局法。則爲割裂
方在意理。則爲變化。

文無靈快奔逸之氣。縱極脩飾冠冕。如子陽鸞旗旄騎。陛衛警蹕。
總是偶人形耳。

今人未嘗不遵傳註論先輩。然理則講章之理。法則學究之法。調

則枵乞之調豈可以此爲傳註先輩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
文時文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不可恥故
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密疎美惡

文有說盡之妙有不說盡之妙不說盡却不是含糊遮掩者得而
假冒須有許多意思道理擁到言下却不消費力只以淡遠之
筆舉其大意令人隱約盡見此謂不說盡之妙

至變者文至不可變者理格調者文之變也俗法每以爲斷然不
可移如喜怒哀樂之未發節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戒懼慎獨
是一定不可變之理選家見不根者則云不根上遵註妙見根
來說者則云根上本艾東鄉說妙嗚呼艾孝廉何人也乃可與
程朱兩存其說而無一是乎理不可變者任之變文可變者禁
之變直謂今之選家文理俱不懂可也

呂子評語卷七

在墨

六

餘編

文有短小精悍又復渾浩踔厲此不在尺幅論廣狹者也彼以委
怯爲和平迂繞爲春容束縮無生意枯澀無議論爲收斂者其
不翅池蛙之擬法部

文無適宕迤演之氣因瑣論皆行尸坐魄耳未嘗以嘔鶩駕奇
自然排闥驚羣得此

以理學爲經以經學爲緯以古文學爲組織此昔人所謂錦機
也

人於鳶飛戾天等題最怕實講道理曰腐曰執著故寧取空滑一
路不知實講則雋快安得腐實講則通明高脫安得執著彼空
滑者未能腐與執著者也腐與執著者未能實講者也總之不
會讀書講學而欲猝乍到此也大難

所取乎變格者貴其凌空出奇而更能發明體要也於題義無得

而徒求異於章法掀翻之淺者抑變格之未已但以破墨腔鄙說則可。

瞻麗之文每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爲體以古調爲用斯光彩常新矣。

典瞻是易典確則難時文不論何題隨手填湊無他只緣空疎寬泛耳若語語有求歷不混借自然高華典貴。

只用淺深反覆之法而意變幻令人應接不窮此是白描中最高手渾身是筋骨不可以皮毛仿之也。

朱子謂李旰江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眉山家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具備斯縱橫莫當若有小無大則叙次雖極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味矣。

前輩論文謂神理亘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以枯管楊腹襲取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十一

餘編

套詞若村學童插硃老弋陽度曲淺陋雷同令人嘔吐若能發揮各理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滅沒莫知端倪令靡靡者欲襲而不可襲豈非絕代一快哉。

體格脉縫之精密猶是時文家所能若下語字字落儒者窠槽如江都武侯宣公論事便有理學氣象須曾貫下講究來非熟爛本頭之所有也。

康體謙

凡爲天下節文云云短文能手多用曲此偏用直多用

單句此偏用疊句多用玲瓏簡貴此偏用縱橫排奐所云芥納須彌梯藏巨海極短文之奇變矣。○短文講大意必撇過本文若挨講本文則不及大議論此篇前後議論雄放以發大意中幅以古筆點次本文而仍不滿三百言可知俗所謂短文原非法嚴只坐才窘耳。○重疊複嗽直以大氣舉之胸中若有一點

要短之意卽不能奇橫至此。

今文萎爾如六朝子弟無不薰衣剃面傅粉塗脂無一鬚眉男子安得衣冠劍佩顧盼熠如。一洗巾幘不揚之氣。

文氣壯潤若涉河海。一時難測其吞洩之所在。人以爲蘇氏父子非也。直從漢人得來。時文中有此實是奇觀。學人卽未能爲亦須見得。放令肚皮開潤。

畫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曰甜甜者亦自以爲秀潤。而不知其實俗也。兩者相似而極相遠。何以辨之。畫之秀在神骨。而不在布設烘染。文之秀在思理氣脉。而不在聲調句字。凡在布設烘染聲調句字中求秀。卽未有不落甜俗者也。

說道理直到滴滴落銅錢眼孔裏。無他。也只是熟耳。如何是熟。理實到極處。心細到極處。氣靜到極處。

呂子評語卷七

雜墨

大

餘編

刻斲之文。難於爽拔。意論多而絕無支離悶澀之病。只是理足自達耳。

文無定體。體隨義立。只要明得定體之所以然。則不定更佳。用經學最難。而用易尤難。非淺腐卽穿鑿耳。因謂易不可用之時。文。此所謂不善操舟嫌港曲。不善作書嫌筆秃也。

題目大樣。文固須得體。然所謂大樣得體。有根本。有大義。有典。則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亦爲讀書則見識經術不同。若不會讀書。而妄求大樣。不過市井之夸談。吏胥之尊奉而已。徒見其寒乞。安得大樣。

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疎。而專精理法者。則又成講說俚鄙之習。兩家分據門戶。疇互勝負以爲救。而文章之道盡矣。不知其所謂古學與理法皆從假襲。故各不相通耳。不相通使非真理。

真古也。但真讀書人，則兩者自一。

凡題苦多廓落語者，一著鋪陳，徒增穢俗。或者避而入於架虛寒陋。又於題之本體，不相得。正如王李鍾譚之論詩，爭取舍於濃淡。其不知詩同耳。嘗見錢虞山謂臺閣詩近世，惟李西涯得體。吾見西涯詩，只是真雅。真雅便自然莊嚴華貴。論文亦當得此意。

文到說得震動精微，或詫以爲粗，非也。粗文不刻入，刻入那得粗。驚人者，只是氣之驚悍耳。然驚悍過火，處自有語病，亦須分別觀之。

看清義解，橫衝直撞，不問金銀銅鐵，信手拈來，鎔成一器，是甚樣氣魄。若無此本領，便精良至寶，都爲爐邊查礦耳。故求氣魄者，必於義解。

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九

餘編

熊伯龍文自記

文極透快，而一時名士以我爲腐，自立之難如此。

評大約名士先不識字義，如所云腐者，訓熟爛也。空朽也。臭惡也。然則今日名士之文，乃真腐耳。若實學至理，如終古日月，而光景常新，正與腐字相反。故凡以理學爲腐，皆不讀書不識字名士之言。

凌虛之技，妙只在鬆。鬆則層次不竭，而變幻自生。卽本地風光，亦運用有餘矣。然須要意思多。乃有生發，不則鬆處皆成空殼。引述語，可前後用引者，大旨而中述其詞，或尚有下文，則止在前半用斷。或前後俱未盡，則於起講略斷一二語引入，或轉側得手。索性用斷，亦有之。乃有聖賢自言而半斷，半順，忽斷，忽順者，又近來異事也。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實地開出也。名山勝地，終古登臨。

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實也。桃源醉鄉。只好紙上恍忽耳。何靈之有。

愈切實。本領愈大。故文之大小。視乎理。不在詞調恢弘也。

文禮下二句文云云評根上文。單通章講此題針線盡之矣。

抑未也。其爲根爲單。俱要從議論發越。乃佳。有議論矣。抑未也。有讀書人議論。有市井吏胥議論。故有指陳利弊。講究情事。大段亦不甚遠。然出之讀書人者。便有體識。有原本。有氣量。其規模精意之所至。自是不同。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非沾沾記得一文錢。上年號源流。遂足當讀書人三字也。不然。禮下民制。只消幾箇吏禮戶部。當該火房足辦矣。近來議論極曉暢者。每不脫市井吏胥氣。如此文可見讀書臭味。

近日論文者。好言正大昌明。及觀其所指。則極卑汚鄙醜之文耳。

占子評語卷七

程墨

千

餘編

其訣不論題理。不用意思。止揀無破綻吉祥詞語。運之以圓熟。寬套之句調。如乞兒叫門。喝采者然。乃所謂正大昌明也。示以名理高昌一種。不知反曰何名矣。

換題實講。層層有新警之思。與章旨上下節脈相經緯。股法不合掌。句法字法不油衍不虛枵。章法奇偶相生。參伍彌縫如魚麗。此種是王震澤直下法嗣。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爲妙耳。如何今人論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死地去。

敷綴者多。驕駁解脫者。逃空荒。肯用深思古力爲鈎勒。而虛實皆至。固當求之讀書人耳。

作文不在詞費。只要見識高人。

文字得情不得情。與生死真僞。只在著眼落脉處。鬆不得一分。

局不嫌奇。要看理透不透耳。

文有全題。竟不見踪影。不但格局。并句字註解。俱不見踪影。然却無一語不從題之骨髓出來者。若拘定格局論文。則有才思人。斷無開口處。必欲其同腐爛於幾箇惡套醜調中。而後已耶。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二字極難承當。醇之反爲偏僻。所知也。而不知膚鄙之非醇。雅之反爲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

近人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複。其餘或入首太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是處。此皆近時邨教書俗選手。不識法度。蒙童開筆便錯。壞却多少好資質。可歎也。

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忒易。當日極陋劣秀才。巾箱中亦須抄經子古文摘段類語一本。史學則王鳳洲再抄蘇紫溪諸理齋呂子評語卷七。
程墨
王
餘編
鑑一部。學者猶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歎也。

今日之文。謂之描文。仿文。湊文。填文。俱可。謂之做文。則不可。向謂描仿湊填之文。必是易爲。故信從者衆。比見此曹爲之。亦復不易。蚓竅蠅鳴。聲悲思苦。竟有不能成者。則原未嘗畏難也。爲人所愚耳。

理題無油口閑文。亦無努筋刻骨。得註疏之精。無一點注疏氣。平淡澹澹說來。如故鄉人道上語。如老成世故人談向來家常事。自然津津有真味。淺學者未許容易到得識得。

行文如砍陣。盡銳搗其中堅。其餘只須蹂躪而已。文須不落窠臼。始得獨出機杼。提挈轉落。皆庸夫意中。以爲不當如此者。而作家以爲必當如此。寒蛟出壑。不可端倪。使扣盤探籥。依樣葫蘆兒讀之。亦當爲破襲之舞。

說理有生辣氣最難。生辣而明白淺易如話尤難。

細實文苦悶濇高爽文苦疎略。透過此境直是迥絕。

粗雜之中自有精細。如生金出礦不無砂石查滓然寶光自然流露蓋真金也。後來揀選精細淘盡粗雜以爲醇粹之業矣。然入煨不得皆鼎汞假物耳。真假何以分。曰實須見過書來真何以不粗雜。曰篤信聖賢之說隨所見之書而講究之。

論格者詳於排場關目矜才者盡於機勢橫流。若於題之要害無樸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樸實頭本事非呆填膚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須假捏始得。

凡用總提過文固不如先輩直起直落之爲高然先輩力量在實做要害不在區區死格子上也。不可執此法以論文。

呂子評語卷七

評墨

三

餘編

凡文謂之雅鍊圓秀者以其中有骨而外有韻也。骨在理脉意思韻則玩其用筆著色處。

文章到輕重虛實皆渾化無迹無他只是理明理明便氣貫。

短文不枯率只在理足但講得間架出落便茫茫地驀過有何意味。

楊昶知者無不四句又云云兩大比雖是正格然頓跌曲折之

文虛多實少對偶中換字同聲讀次尤特索然無味矣。此用層次併做法故節節瓏瓏峭倩或云如此似題云知者仁者無不知無不愛也當務急親賢之爲急務否。予笑曰卽如此亦何害村學究道聽得先輩有如題挨講一法便哆口惑亂人未有了曰我法不然果是生龍一任橫行逆走。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八

東臯續選內摘錄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著。道不著時。千言萬句。看來只如無有。道得著時。數語隻字。自是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轉。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宅中打疊過來。方得。

虛題人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之語。如敬大臣也三句。題。動云臣卽未言其效。何如事何如。雖其事其效未盡乎此等句。竟如小說演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奉爲虛題祕藏法。選家陪贊盲圈。若非此不可者。毒誤後學不小。

與其取油口空拳。偷腔白戰。使白丁皆自命爲鴻儒。寧取當行簡呂子評語卷八

東臯續選

餘編

鍊之文。端疑有法。切理鑄詞。不令浮豔得竊其色。笑。庶幾學究秀才強飲幾升墨汁耳。

簡鍊之文。須有老氣。法膾珍鱗。極芬腴中。貴有姜桂之味。遊人痛恨此種。只喜麀羹油肉。終是屠沽食料耳。

有論仲弓問仁章題文。夫子口中不露仁字。不露敬恕爲妙者。此正學究強作圓通派頭。萬曆末年講章論文大都如此。爲背畔傳註之由。不可不戒也。此章論箇恁麼。仁字如何要隱。只是要說爲仁。不可說竟是仁耳。敬恕是鐵板註脚。如何要講。若云題中無敬恕字樣。然則存心推心等語。又豈題中字樣乎。敬恕乃解白文。存推又解敬恕。尊講章而諱本註。豈講章字面反可入夫子口中乎。執此論文。將使天下視註語若鬼怪。必欲盡泯滅而後已。其害可勝言耶。總之解題貴乎切理。切理在乎體註。有

通篇吟喝敬恕而全不得敬恕之理者。只算不曾做敬恕。有通篇不必露敬恕而其理湛足。真是做敬恕文之妙。正在切理體註而氣韻生動。不在字樣之露與不露也。

圓密之文。貴乎切理。如綿裏鍼。須有鍼在。外間所作圓密。乃狐狸拜月戴鬪懷耳。嫵媚即得。謂有人氣即非。

書家公案曰。畫沙。曰印泥。曰屋漏痕。止是要藏鋒耳。藏鋒便有鋒在。非癡肥墨猪也。論文亦須得其鍾鍊筋節處。

清異之文。必精于煅煉。方有神味。但用空纏。便不堪尋玩。須令人上口爽脆。久咀益鮮。而無糟魄之可厭。乃爲佳耳。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憚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習之以爲造言之大端。卽書畫家亦惡熟俗。以熟裏生爲訣。正謂此也。今人爲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首雷同。如一

呂子評語卷八

東阜續選

二

餘編

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

文章著色不在堆垛隊仗。但骨氣高貴。雖淡淡烘染。自覺陸離。彼以豐肌縝肉爲色者。真穢相也。骨氣如何。只在法律簡鍊處看。布置全局。筆筆老到。自然高貴矣。

短文煅煉。如丹家銀母。一刀圭。可開點千萬。乃是耳。又如作畫。尺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于中忽作徑寸人物。便不成畫矣。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意。如神王者。疥癬豈能爲害。若疋削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桑君望而却走矣。故文不必無累句。而氣局純乎古文。見識便自濶大。正不許皮相家向此。牡驪黃。擿索也。

法脈出落。不可不講。然無蒼秀氣骨。而著意于此。以爲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名家不衫不履。清機相引。而段落鍼線。妙

入無痕。大呆子從何處覓生活。乃悟斜插簪解散髻。非王謝家固不須捉此耳。

文貴有真氣。真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遣詞必淡雅。此先輩之所以可貴也。

一題衆拈。變格勢所必至。變而仍當於理法。正見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但自走難路耳。如不當於理法。雖正格無益也。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韻。在蕩折有言外之神。彼枯縮以爲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無變換。則窘于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峭之致。則稚子初試筆。僅免曳白耳。

文貴鍊粗以爲精。非省多以爲少也。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爲老手者。其開架方圓猶夫人也。句語虛

呂子評語卷人

東阜續選 應書

三

餘編

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發。必中要害。莊周所謂犁然有當于人心者。此却大難。須火候到此乃得。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爲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口學舌。徒見其淺劣白撰而已。白傅詩老嫗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他是如何用工來。

慙書內摘錄

冊子上言語。紐捏巴攬來說。終是不似。朱子云。須是爛泥嚼熟。纔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老蘇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妙處。所爭在熟不熟也。

其妙。心知口難傳。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行至孤山西。夜

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

西湖東坡一時在目也下筆灑然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洪永之文質樸簡重氣象濶遠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茂以加矣嘉靖當盛極之時瑰奇浩演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丁丑以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萎靡癸未開軟媚之端變徵已見己丑得陶董中流一砥而江河已下不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凌駕攻劫意見龐遲矩獲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剔弄之法曰圓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豎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例

四

餘編

展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間繼以僞子僞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刷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豔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

東阜遺選前集附錄

一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于選手通關辭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子奪兼數命者也聚遠近先後而論斷之引繩削墨是非灼然此選手之子奪專於理者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遇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是故其書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疎手之甜俗更甚于學究秀才助彼說而張其燄昔之選手能轉天下今之選手爲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

吳次尾譏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
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尚正復如此
己丑壬辰一返蔓緲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道
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趨空疎甜俗其所見之理所宗
之法不能出萬曆乙未之圓熟機鋒況能闖嘉隆以上之籬落
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鄭互見未嘗無矯傑之作而外間盛行偏
取下流不知佳文幾何盡爲俗眼所埋沒矣

次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爲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於一二空疎
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轉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
習尤甚矣日不識經史爲何物而欲鍊飾詞彩不得不出於俗
談諠語臭穢不堪有人悟近日一名稿全部只三百字可了以
爲祕妙蛆蚋甘帶鴟鼠嗜糞良不虛也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例

五

餘編

癸丑夏余尋宋以後書於金陵得借抄黃氏千頃齋周氏遙連堂
藏本數十種又與諸友倡和飲酒樂甚留秦淮再閱月攜昔友
陸雯若墨選鬻於市市人謂風氣乍旋此書如颺激也余不知
風氣爲何物旋不旋行不行何預人事見坊本有詆羣選劣狀
者快喜披終卷則故是向聲適自詭耳又爲之索然或曰彼固
皆知文而以選爲業方將以其書媾賈聘煽童蒙津干謁釣優
等高第贊帳幙梯媒饜官室妻妾子女臧獲之欲其關切如此
得失交忠顧瞻皇惑蹙心知其非不能不順時也公殆無意此
數者蓋正諸余又烏乎正人心之汙下也久矣士不力學中無
所主而丐活於外惟知溫飽聲勢爲志凡余以爲理也文也彼
且以爲利也名也而又烏乎正雖然公刻陸君書既續之矣今
增是集不更使陸選流通乎余感其言因合諸名本刪之共點

次得若干首以附今集後雖與外論不同然典型虎賁敗幣黃
金其間苟取充塞可詎亦復不少嗚呼雖其盛又豈吾事哉

續選附
錄下同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度之最淺近
者如破承之貴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
脈而勿痕迹也提比之籠籠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
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餒不泛也過文之宜反宜
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
句之當拆發也全章之剪裁有要也連斷詳略之不可混也立
柱分股之不可合掌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疊也此宜童子試
筆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賞歎之則豈非蒙師
罪哉昔者盛時吳中大家嚴重師坐皆不惜厚幣豐養致敬盡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例

六

餘編

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牛
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剗敝視善承吾意者與之亦如其
僱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狗監以求進既得之則
嬰媚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
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戲謂
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蓋無人不可爲
師也師旣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懵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
必力求空疎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詎於是
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哆然餬口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爲選手
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極弊而不可返今縱不能驟還於古
願臯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共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資於
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長齋之分年日程趙考古

之學范成法具在可仿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謠唱百里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妳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萬喙雷同。猶此聲耳。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爲作者師也。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凡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凡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用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子天下以可變而奪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烟波雲氣。斯天下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於汚池。觀雲氣于赤鹵。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至不可億算。猶故物也。而天下且

呂子評語卷八

各序例

七

餘編

以爲荒忽怪異。莫奇且幻於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嶽麓。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文無不可定。況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于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衰而亂也。文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間。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曆以至啓禎。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燠。肅而和。風馳而電掣。卽吾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歲之冬也。必

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慶曆之下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淳者變而爲清。諛者變而爲正。荒怪者變而爲醇雅。震震然知文之必本於理。殆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推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次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歟。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方且習訓詁之說。竇空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昆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不可變之理。而

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且執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不可億算。凡爲烟波雲氣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五科程墨序

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曰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于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卽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于腔調。句字。乃所以襯簾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

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于己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奏運用之妙卽解有未當局有未真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

程墨凡例

凡文棄實而取虛棄勁而取柔棄古雅而取俗惡棄樸直明白而取含糊輕巧皆病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近時論文直至股尾虛字亦以乎哉爲硬而止用歟字以矣字耳字爲直而變用已字爾字此種議論不知起自何人知其心術品行必至污極下而不可問者至章句辭采古人無一字無來歷出於經傳爲上出於子史古文者次之湯霍林用冰兢二字鍊經語無法艾千子猶譏笑其不通今則俚鄙滿幅王半山悔變秀才爲學究不知今又變學究爲白丁也是集辭而闕之廓如矣

大題凡例

各序例

九

餘編

召子評吾卷八

先生論文以意思義論爲主不在機調意論達則機調自生凡一翻一正一開一折定有頭一皮庸陋見識套數先到先生謂必須撥過此番然後真意思好義論出若人人心中必然萬喙一律者斷無可

題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

親炙錄

作文所以講明義理。非止要文義通達而已。世人多岐講學。與作文爲二。最是謬見。

詩文有三字訣。曰熟裏生。

詩文一道也。縮一篇長文於八句之中。故求精甚難。其妙都在神理。不在詞句。古人詩中嘗有一二語雪淡處。却意味無窮者。今人多不識也。

問詩有含蓄者。有說盡者。是各隨體格否。曰。然。然。須是說盡處。仍自含蓄不盡。所以爲難。

或語余曰。吾子詩固佳。惜落宋人詩派耳。余問宋詩何故不好。曰。詩本性情。宋人慣說道學。失却詩中意趣。余曰。天生蒸民。有物

呂子評語附刻

徐編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說道學耶。然則三百篇亦欠好矣。其人憮然。又言詩貴有臺閣氣象。宋人詩太寒餓。余曰。子美盛唐人。其詩曰。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何等寒餓集中。如此類。不一而足。然則子美亦不得爲詩人耶。其人又憮然。問先生所著文何如。曰。吾文不佳。惟與人往復書。中有議論關係者。不可沒。餘並不欲存之。本意此去欲勉爲之。不奈今已病矣。休矣。異日將以此事付公等耳。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終



